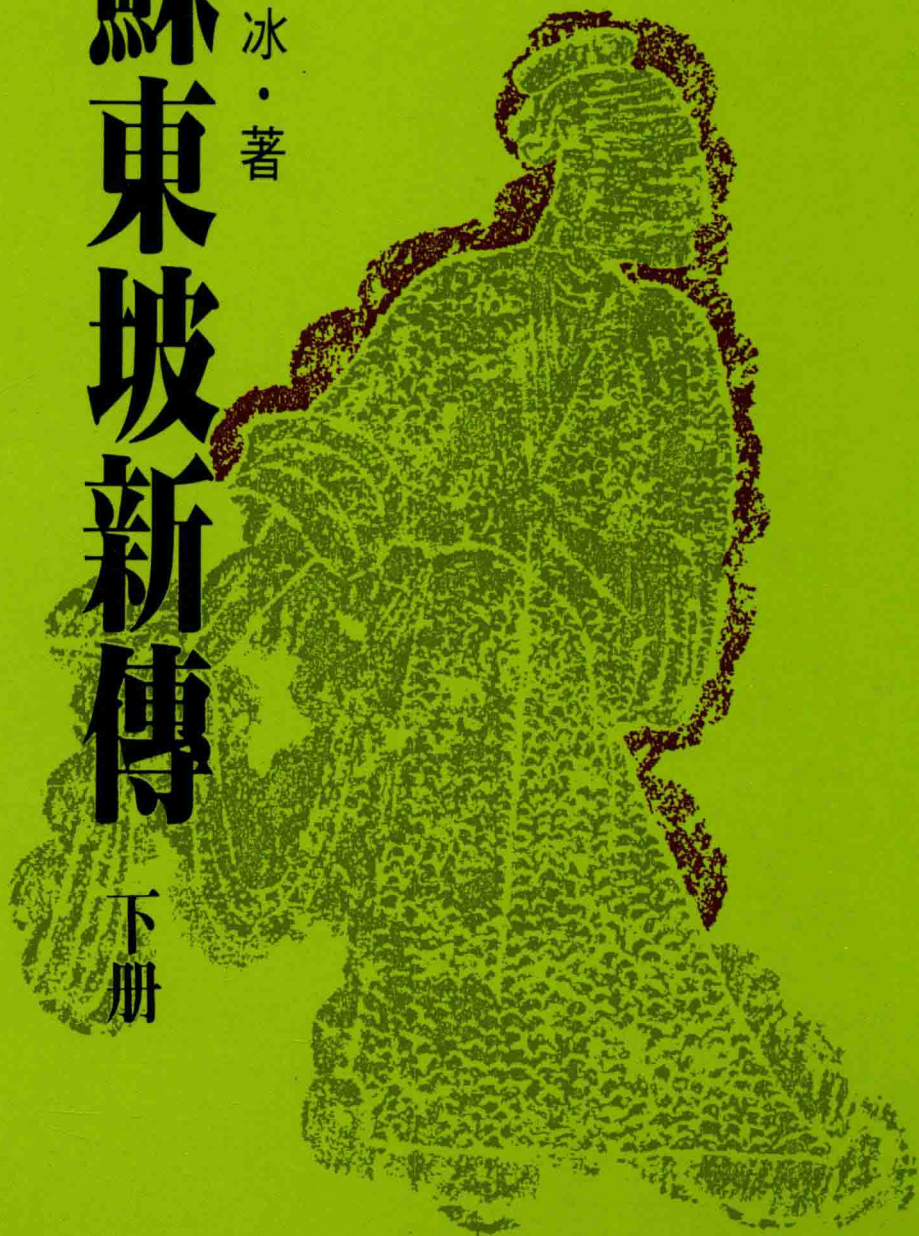


李一冰·著

蘇東坡新傳

下冊



蘇東坡新傳

下冊

李一冰／著



蘇東坡新傳(上、下)

1983年6月初版

1992年2月初版六刷

1996年9月二版

2009年9月二版三刷

2016年1月三版

2016年2月三版二刷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定價：新臺幣上、下冊85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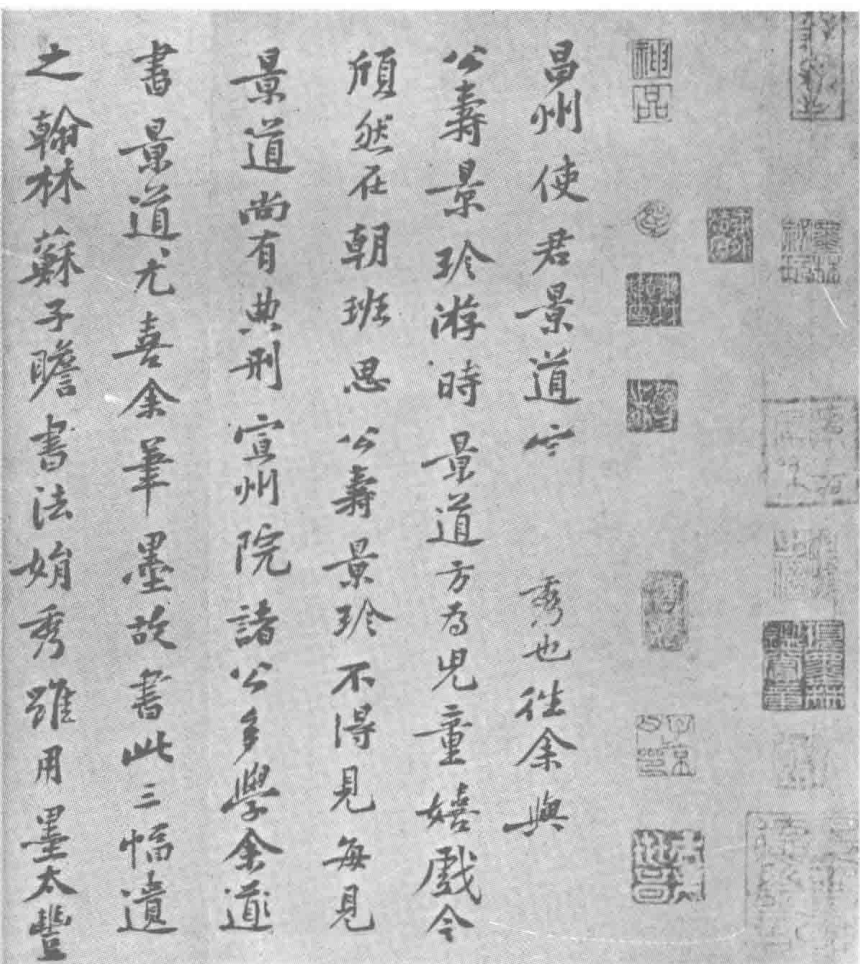
著者 李 一 冰
總編輯 胡 金 倫
總經理 羅 國 俊
發行人 林 載 爵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
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電話 (02) 23620308
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198號
暨門市電話 (04) 22312023
郵政劃撥帳戶 第0100559-3號
郵撥電話 (02) 23620308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F
電話 (02) 29178022

責任編輯 方 清 河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。 ISBN 978-957-08-4680-5 (平裝)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linkingbooks.com.tw>
電子信箱 e-mail: linking@udngroup.com



圖二六 黃庭堅墨蹟

吳江垂虹亭作

斷雲一片洞庭帆，玉斫鱸
魚霜破柑好作新詩，繼采
芡垂虹秋色滿東南。

浮、五湖霜氣清，漫、不
辨水天形，何須織女支
梭，石鳥戲，常娥，稱客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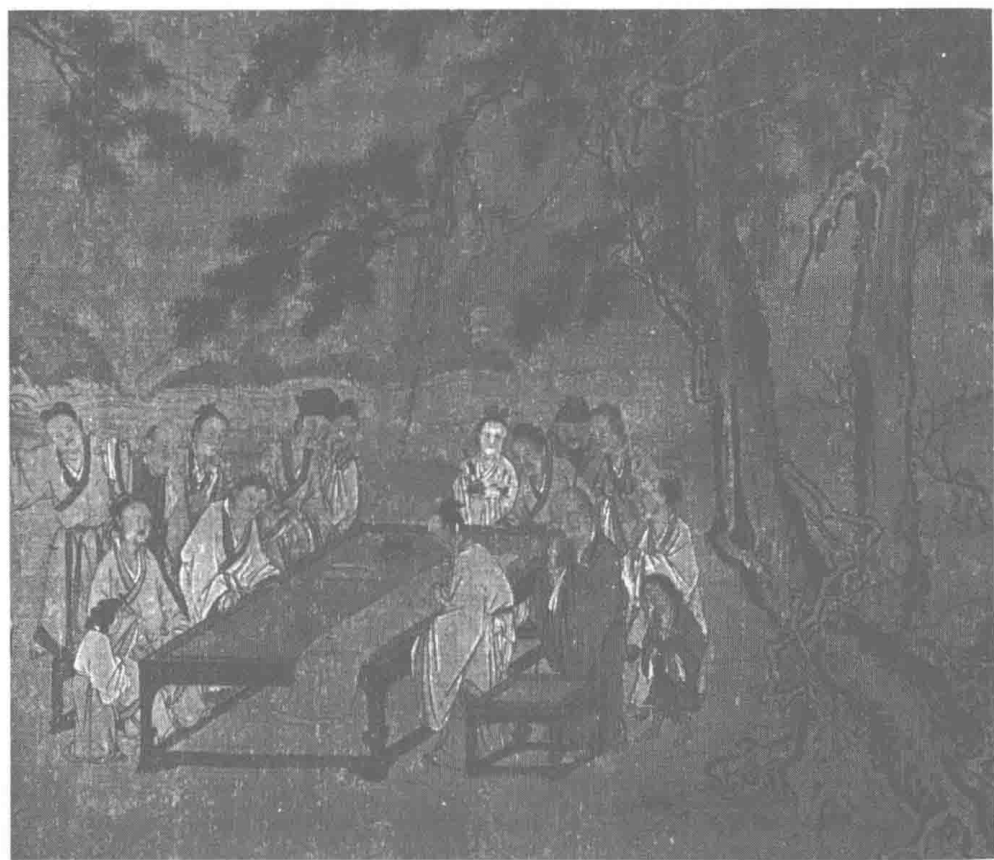
時為湖州之行



圖二七 米芾墨蹟（蜀素帖）



圖二八 東坡畫竹之二



圖二九 南宋馬遠作西園雅集圖卷（部份）

第九章 書齋內外

一 一家融融

蘇軾元祐還朝，雖然被人強迫戴上黨派的帽子，被官僚集團圍剿得遍體鱗傷，身心交瘁，但此同一時期的私人生活，卻是百花齊放，非常燦爛。

汴京比較高級的朝官，為了上朝方便，大都住在皇城附近。這皇城的城門，朱漆金釘，非常輝煌，城壁磚石間，甃嵌著龍鳳飛雲的圖案，雕甍畫棟，峻桷層椽，城樓上覆蓋的琉璃瓦，在太陽下閃爍生光，真是一派皇家氣象，帝闕風光^①。

①孟元老：東京夢華錄。

沿著皇城城牆，整整齊齊種著高槐古柳，濃蔭覆地，寧靜有如山居。楊奐「汴故宮記」：「登聞鼓院之西，曰右掖門，翰林知制誥者，多居西掖。」黃庭堅有「雨過至城西蘇家」詩，頗能寫出當地的景色如畫：

飄然一雨灑青春，九陌淨無車馬塵；漸散紫煙籠帝闕，稍回晴日麗天津。花飛衣袖紅香濕，柳拂鞍韉綠色勻；管領風光唯痛飲，都城誰是得閒人。

蘇氏兄弟並不住在一起，但是蘇軾退朝，常常先到轍家盤桓一番，然後回家，相距應不甚遠。

二蘇自分別出仕以來，已有二十餘年不能同在一地居住，現在雖然還不能達到「同歸林下，夜雨對床」的樂境，但比兩地分居，動輒要三幾年纔得晤敘一次，卻要好得多了。兩兄弟公餘之暇，日有過從，可以元祐三年十月作「出局詩」為證。那一天，蘇軾局中早出，天色陰晦欲雪，而蘇轍在戶部因公未歸，蘇軾便在家裡煮酒等他，作出局詩，親密地寫下子由除一字同叔外，還有一個乳名叫「卯君」，此因他生於寶元二年己卯之故。詩云：「急景歸來早，濃陰晚不開，傾杯不能飲，待得卯君來。」

二蘇友愛之篤，固是膾炙人口的歷史佳話，而彼此互愛子侄，卻也毫無異致。如元祐二年除夕，蘇轍被派在辦公廳裡值夜（省宿致齋），不能回家，他家孩子們過年不見爸爸，

當然很失望，第二天元旦，蘇軾朝賀一畢，帽子上插了御賜的銀幡，立刻趕往弟弟家去，陪他的侄子們玩耍。作詩三首，錄一：

白髮蒼顏五十三，家人遙遣試春衫；朝回兩袖天香滿，頭上銀幡笑阿咸。

軾家二十餘口，除出長子蘇邁尚在江西當德興縣尉外，餘自王夫人以次，十七歲的蘇迨，十五歲的蘇過，侍妾朝雲等，一家團敘，其樂融融。「次韵和王鞏詩」說：「子還可責同元亮，妻卻差賢勝敬通。」太太不妒嫉，兒子個個好學，使他覺得比漢朝的馮衍、晉朝的陶潛幸運得多。

王夫人出身青神農家，她有農家婦女刻苦耐勞的習性，是治家能手，雖然教育程度上有點隔閡，因此不能充份了解她底丈夫，但她謹守傳統的婦德，一切依從他、敬愛他、尊重他的一切愛好，包括容納朝雲在內。

朝雲冰雪聰明，善伺人意，是個很討人喜歡的女孩。

例如有一日，蘇軾退朝還家，食罷，按照他的養生法，在室內捫腹徐行。旁有侍兒，他忽然指著自己的大肚皮問她們道：「你們且說，此中藏有何物？」一婢說：「都是文章。」一婢說：「都是識見。」主人搖頭不以為然。朝雲說：「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。」

蘇軾捧腹大笑——果然是個紅粉知己^②。

全家抵京後半年，蘇轍上「乞兒子邁羅德與尉狀」，大約未久長子那一房也已來京團聚。蘇邁照當時大戶人家早婚的風習，十九歲即已娶婦，娶的是同鄉世交王宜甫的女兒，翌年元豐元年，蘇軾就已有子孫兒蘇箎，此時，他家一個屋簷下，已經三代同堂，兒孫繞膝，充滿了笑語和喧闐。

蘇軾抵京不久，即往晉謁師門，拜見師母——歐陽太夫人，歐陽修的長子發（伯和）已經過世了，遂與歐陽斐（叔弼）、辯（季默）兄弟常時交往。歐陽家託蘇軾撰文忠公神道碑；蘇軾則入見太夫人，為他十七歲的女兒蘇迨求婚於歐陽斐的千金，太夫人說這是「師友之義」，一口允諾。從此與師門又成了兒女姻親。

蘇軾在京，公事既忙，再因朋友眾多，趣味廣泛，所以很少會有在家空閒的時光。不過他對於兒子的學業還是非常用心的，次子蘇迨雖然長大了，但是身體還是病弱，所以不太管他，對稚子蘇過則常親自督教。叔黨天生性分，最像父親，非常努力於詩賦的學習，詩賦是當時科舉的主科，又是蘇門光輝的家學，蘇軾手寫一則「論詩之寫物」給他，開導他作寫物詩的訣竅：

②費衮：梁谿漫志。

詩有寫物之工，桑之未落，其葉沃若，他木殆不可以當此。林逋梅花詩：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。」黃昏，決非桃李詩也。皮日休白蓮詩云：「無情有恨何人見，月曉風清欲墮時。」決非紅蓮詩。此乃寫物之工。若石曼卿紅梅詩：「認桃無綠葉，辨杏有青枝。」此至陋，蓋村學中語。

有一次，蘇過唸南史，父親睡在床上聽。讀到一個段落時，蘇軾便對兒子說道：

「王僧虔家住健康禁中里馬糞巷，子孫賢實謙和，當時人稱譽馬糞王家都是長厚的人。東漢贊論李固，有句話說：『視胡廣趙戒如糞土。』——糞土本是穢物，但用在王僧虔家，便是佳號；用來比胡、趙，則糞土有時而不幸。」

——前者是修辭的技法，後者則是剴切明白的人格教育，兩者皆不偏廢。

蘇軾平常生活，很有秩序，講究養生之道。他在家晨興夜寢，各有一定的法門：每日五更初起床，梳頭數百遍，盥洗後，就和衣還臥另一乾淨榻上，假寐數刻，據說「美不可言」；直到天色平明，吏役齊集，他即起身換朝服，冠帶上馬，入宮早期。

夜眠，蘇軾頗以「自得此中三昧」為豪，他的方法是：初睡即在床上安置四體，使無一處不穩；如有一處未穩，即重新安排，務令穩貼。身體上如有任何輕微倦痛的地方，則略自按摩，然後閉目，靜聽自己的呼吸，直到呼吸均勻，心也跟著靜定，如此一頓飯時，

四肢百骸，無不和通，睡意既至，即便呼呼入夢^③，雖寐不昏。

蘇軾的個性，樂與朋友群居，而不昵婦人，即使家中婦女，他也很少和她們說話^④。宋代士大夫社會裡，飲宴的風氣甚盛，高等門第，家有妓樂，但以祇應賓客為主，蘇家雖也不能免俗，養了幾個能歌善舞的侍兒，不過蘇軾接待賓客，卻有各別的對待，凡遇「不可與言」而又不得不招待的俗客來到，他就搬出「搽粉的虞侯」來，以絲竹和歌聲來逃避乏味的言語，若遇佳客臨門，則屏絕聲色，只備清茗佳釀，相與坐談累夕，興會淋漓^⑤。蘇軾推託不掉應酬，他也樂意欣賞女性的明慧和美麗，他會用最美的辭章來阿諛她們，贈詩作曲之外，甚至為她們作畫，但是過眼雲煙，從不輕付感情。

所以，蘇軾能以生平不耽女色自豪，五十歲後，有詩曰：「已將鏡鑷投諸地，喜見蒼顏白髮新；歷數三朝軒冕客，聲色誰是獨完人。」

固然，這是蘇軾「不昵婦人」的性情，但與道家養生之說也有關係，黃州的「雪堂四

③ 李薦：師友談記。

④ 袁文：甕牖閒評。

⑤ 阮葵生：茶餘客話。

戒」中，有一條即是「皓齒蛾眉，命曰伐性之斧。」他認為四戒中「去欲」最難，以蘇武為例，他陷身胡地，嚙雪吞氈，死生一線，但仍不免為胡婦生子，「乃知此事不易消除」，他的朋友中，如多情詞人秦觀、風流成性的楊繪和雅好聲色的王鞏，都經他再三勸告「戒之在色」。如定國謫賓州，致書有曰：「粉白黛綠者，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，深願以道眼看破。」

飲茶，是蘇軾生活上的一大情趣，一大享受。但在北宋當年，茶的種植製作，還在推廣時期，好茶不多，如丁謂於真宗朝所製「龍鳳團」茶餅，每年僅產四十餅，只夠宮廷御用，皇族以外是不敢想望的；至慶曆朝，蔡襄努力改良品種，另創一種「小團茶」，歐陽修「歸田錄」記述：

茶之品，莫貴於龍鳳，謂之團茶，凡八餅重一斤。慶曆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，始造小片龍茶以進，其品純精，謂之小團，凡廿餅重一斤，其價值金二兩。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，每因南郊致齋，中書、樞密院各賜一餅，四人分之。宮人往往鑊金花於其上，蓋其貴重如此。

嗣後，植茶事業不斷推廣，至元豐年間，神宗有旨下建州造「密雲龍」，品質更是超越小龍團而上，官廷賞賚，限於王公近臣，所以蘇軾珍視異常，自己偶爾品啜一甌，絕不

用以招待一般賓客。曾作很美的一闕茶詞，專門歌頌這「密雲龍」，調寄「行香子」：

綺席纔終，歡意猶濃，酒闌時高興無窮。共誇君賜，初折臣封，看分香餅，黃金鑊，密雲龍。門贏一水，功敵千鍾，覺涼生兩腋清風。暫留紅袖，少卻紗籠，放笙歌散，庭館靜，略從容。

能夠分享這珍藏的，據說只限於黃庭堅、秦觀、晁補之、張耒所謂蘇門四學士來時，他纔吩咐家人：「取密雲龍。」

一天，蘇軾在外廳會客，忽命取密雲龍，蘇宅內眷總以為當是黃、秦、晁、張中那一位來了，屏後偷覷，卻是晚登蘇門的廖明略（正一）^⑥。

二 蘇門六君子

元祐之初，由司馬光和呂公著舉薦起用的盈廷朝士，大部分是蘇軾的同輩朋友，但至面對現實政治，利害不同時，即使多年交好，立刻就變臉色。蘇軾對於人情變化莫測，獨

⑥楊侃：古今詞話。

自感歎道：「人之難知也，江海不足以喻其深，山谷不足以配其險，浮雲不足以比其變。」蘇軾的友誼生活中，真能與他聲氣相通的，不過幾個知愛的後輩，他如有所汲引，也只這幾個慣坐冷衙門的書生而已，此外，兩三個書畫名家，做在朝時期的詩伴畫友而已。說到晚輩朋友，立刻就會想到大家習聞的蘇門四學士，那是指的黃庭堅、秦觀、晁補之和張耒。

黃庭堅與蘇軾本為筆友，詩文往還已有多年，而從未識面，這次從監德州德安鎮任上，被朝廷召為祕書省校書郎，甫於元祐元年入京，一月初八，第一次來謁蘇軾，以洮河石硯為贄。秦觀登進士第未久，原在外任定海主簿、蔡州教授，蘇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，除太學博士，做校正祕書省書籍的工作。

晁補之，字无咎，為從學蘇門最早的一人，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，都是第一。神宗親閱其文，稱為：「是深於經術者，可革浮薄。」原為北京國子監教授，元祐初，入京為太學正，後遷祕閣校理。

張耒，字文潛，少年時在陳州遊學，蘇轍時任學官，深愛其才，蘇軾是在老弟家中認識他的，稱其文：「汪洋沖淡，有一唱三歎之致。」張耒感切知己，因從軾游。以進士官著作佐郎，原在京師。文潛雖自及第以來，一度其首藉生涯，但長得軀幹魁偉，大腹便

便，貌似寺廟中的彌勒佛，陳后山詠文潛曰：「張侯便然腹如鼓，雷為饑聲汗為雨。」刻畫得非常傳神。

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十一月，蘇軾主試館職。宋制，凡除館職，必須具備進士及第，歷任成資（符合一定的年資），經大臣保薦，學士院考試入等（合格），纔能授職。

宋沿唐制，設昭文館、史館、集賢院，合稱三館，凡在三館者，皆謂館職，職居校理、檢討，校勘以上者，皆稱學士，地望清切，非名流不得處。

這次學士院舉行館職試，黃庭堅以李常或孫覺薦，晁補之以李清臣薦，張耒、晁補之、張舜民等五人，並擢館職。黃庭堅遷著作佐郎，加集賢院校理，張耒、晁補之並遷秘書省正字。秦觀未與薦試，因為他的「歷仕成資」還不夠格。

因為他們是蘇軾主試所拔擢的職官，一日之間，建立了座師與門生關係，而他們後來都做到三館檢校以上的職務，所以併稱：「蘇門四學士」。

張耒有詩稱述他們師弟幾人當年的風姿，如言：

「長公（軾）波濤萬頃陂，少公（轍）嶮秀千尋麓，黃郎（山谷）蕭蕭日下鶴，陳子（師道）峭峭霜中竹，秦（觀）文倩麗舒桃李，晁（補之）論崢嶸走珠玉。」^⑦雖是一門之言，卻頗能道出各人不同的風格，包括做人的風度和作品所表現的內容在內。